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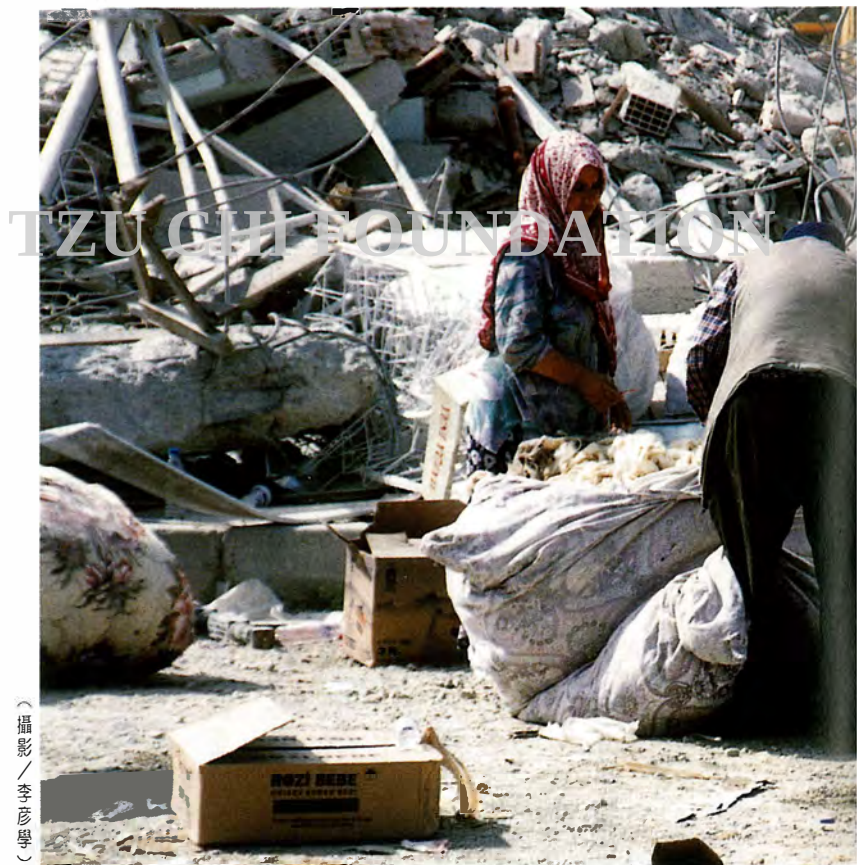
希望，來自互助

◎ 陳竹琪

在那裏，大家不問種族、宗教，只問「你需要什麼？」
有很多人對我們說：「我們不知台灣是什麼地方，但是
你們來幫我們，有一天你們需要幫忙的時候，我也會去
幫忙你們！」，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助。

回國那一晚，當我再度呼吸著台灣熟悉的空氣時，我最大的感受是：生長在台灣真好！過去我沒有到過土耳其，也不知道那裏的人長什麼樣子；這次到土耳其後，我覺得台灣與土耳其的距離並不遠，因為我們有著許多相似的地方……

他的親人可能埋在很深



（攝影／李彥學）

的地底，

不可能再和他見面了……

記得兩三年前台灣林肯大郡崩塌時，我正好從國外回來，在飛機上看到報紙，我很詫異：台灣發生了這麼大的災情，有二十八人罹難，我們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平復心裏的傷痛和所蒙受的損失？沒想到，我在土耳其所看到的，是我不曾見過的慘痛悲劇。林肯大郡的罹難人數是二十八位，但是土耳其的死亡人數則是林肯大郡的一千倍以上；根據

保守的估計有二萬八千人以上，在這場災難中失去了寶貴的生命。

台灣跟土耳其一樣處於歐亞板塊的地震帶，地震對台灣來說並不陌生；但我從沒有經歷過七點四級的大地震，所以很難想像那種震驚的感覺。不過可以想見他們跟台灣人民遭受的災難是一樣的：林肯大郡的受災戶現在還在付他們的房屋、家具、汽車的貸款，也許那幢房子是他們這輩子唯一有機會買的房子，卻就這樣倒了；土耳其也是如此。

凌晨三點多，很多人還在做著美

TZU CHI FOUNDATION

夢，也許他有著剛剛建立的家庭、也許他事業剛起步、也許他有著未完成的美夢、也許他正開始含貽弄孫；可是誰也沒想到，在這短短的四十五秒後，他的人生就改變了。一切都變得這麼無奈，誰也不曉得未來會怎樣、該怎麼辦？

由這次在土耳其的觀察所得，我發覺這個世界上人類的互助力是很強的。

在土耳其國內，他們的人民或許沒什麼錢，但「我總有錢買兩罐水給災民吧！」

有的人就買兩罐水，也許有人可以買一

打肥皂，也許有人可以買上兩件衣服：

……人人就自己能力所及，以有限的錢購

買物資，放在車上送到災區發放。當地的軍警都全力動員，發放的發放、維持秩序的維持秩序，同時也幫助群眾開始搶救。有些民眾徘徊在崩塌的房子前，他的親人就埋在裏面，但救援人員卻還沒進行到那邊；他便集合其他親人一起去挖掘，直挖到兩手流滿鮮血。但在那裏的殘垣並非兩三下就可以挖得起來，而他的親人可能埋在很深的地底，不可能再和他見面了……

所有人都跨越了種族、政治立場，甚至宗教的界限，來關懷他們。

至於國際救援方面，很多紅十字會人員在醫院裏服務傷患；此外，在重災區的搜救人員都著重裝備戴安全帽，帶著尋人犬在其中搜尋。幾層樓高的樓房震倒後一層層地疊在一起，見到其中有小縫，救災人員就先用鋤頭將上面的磚塊敲掉，再用一根長長的聲筒伸到裏面聽裏面的聲音，所以在現場大家都保持安靜，讓勘察可以順利。我們都希望能夠聽到裏面有聲音傳出，不論是微弱的呼吸或任何回音都好，因為只要有聲音就表示一線希望；而搜救人員們只要聽

到有聲音，就不顧自身安危地由夾縫爬進去救人，不管會不會被餘震所傷，或許他們根本沒想那麼多。

現場有各國人員在進行救援工作，其中還包括希臘人。希臘和土耳其是千百年來的世仇，現在仍為爭奪鄰近的土地而發生很多衝突。但在這次災變發生後，希臘是第一個進入土耳其援助的國家。所以當地的軍人說，「我是一個軍人，在職分上希臘人是我的敵人，但是現在變成我的朋友。」他們不知道會有這樣的一天：在他們最需要朋友時，所

TZU CHI FOUNDATION

有人都跨越了種族、政治立場，甚至宗教的界限，來關懷他們。

當地有個跟我們一起進行賑濟工作的回教徒告訴我們，他本來很悲傷，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辦，「但你們讓我快樂，因為你們不分宗教從遙遠的台灣來幫我們，你們是我認識的第一個佛教徒！」在那裏，大家不問種族、宗教，只問「你需要什麼？」有很多人跟我們擁抱時說：「我們不知台灣是什麼地方，但是你們來幫我們，有一天你們需要幫忙的時候，我也會去幫忙你們！」那感覺很窩心，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互

助。

包括台灣在內，有五十一個國家正在土耳其進行人道救援的工作。以前我們常會抱怨台灣的種種，但只有去過那裏，才會知道「住在台灣，真好！」你不用住在帳棚裏，不用住在公園裏，不需要別人捐助你，甚至你還有能力付出愛心去幫忙他們。當我們有能力去幫忙別人，為什麼不把握機會伸出您友善的雙手呢？

TZU CHI FOUNDATION